

水牛活了

李光前

4055



821
4055



李 拱 貴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內 容 提 要

本集包括短篇小說、特寫共十篇。

“水牛牯事件”是通过一个身在社心不在社的社員李竹林，为了多得工分，累死了社里的水牛牯的事件，反映了農業合作化过程中复雜的思想斗争。“老柳”描寫一个社員如何爱护耕牛，比較生动的刻画了社員老柳的性格和思想感情。“我的‘姆媽’”寫的是一个普通的農村妇女的善良的性格和迫切要求解放的心情，以及她英勇牺牲的故事。“‘摸周’”通过对民間風俗的描寫，反映了人們思想感情的变化，有着比較濃厚的生活气息。其他各篇，都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農村生活面貌的变化和人們高貴的道德品質的成長。

水 牛 牯 事 件

李 拱 貴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318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5/8 字 数 51,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000 定价(6) 0.22元

統一書号：10078·1318

定价：0.22 元

目 次

水牛牯事件.....	1
牛大伯.....	12
老柳.....	20
我的“姆媽”.....	28
小伙伴.....	40
“摸周”.....	47
入伍.....	51
丙發老漢.....	55
我的外公.....	62
我所認識的老張.....	70
后記.....	79

CAH56/05

1

水牛牯事件

一

初春時節，斜風細雨，跟“年坎上”的霜凍天一般寒冷。擠在社辦公室里等着開會的社員們，一个个穿着大棉襖，屁股坐在“高火籠”上^①，還一個勁兒哈冷氣。只有一幫年青人不怕寒冷，吵嚷嬉笑，不肯有片刻安靜，橋棍啦，打撲克牌呀，還有的“交手比力”。老年輩里，只有一個六十七歲的丙發老漢很活躍，從這排座位走到那堆人群里，開開玩笑，打聽打聽“新聞”。生產隊長李竹林，見丙發老漢走近，就不緊不慢地搓着兩塊巴掌問道：“丙發大叔，今兒個開的什麼會呀？是漚田吧？”丙發老漢笑呵呵地碰了下竹林的肩膀，回道：“去吧，你抿着嘴巴皮老不愛打聽，坐着就像粘着，自然沒法先知先覺喇！噉噉，告訴你吧，今天開會是談保護牲畜問題，動員大家別牽牛漚田哩，要等天氣暖和，再男女一道突击！”青年團員李堂棟，一見丙發老漢的“話匣子”打開了，老遠就跑過來逗趣說：“大爺，我們廣播員就缺廣播材料，供給幾條新聞吧！”丙發老漢結實拍了下堂棟左肩，摸摸下巴上那撮像支羊毛筆似的短鬚，仰起長臉笑呵呵地對堂棟說：“你这个宣傳員，該撤職查办了！可不是嗎？這如今我們黎陽社新人新事那一天不是好幾起呀，可你就掌握不上來，還問我要新聞，不撤職查办还对得起廣

播筒嗎？噤噤……”他舐舐嘴巴皮，挺了挺他那高闊的胸脯，自語道：“堂棟这小子肯干是肯干，就那么一条缺点，毛手毛脚。”这当兒，社長双手插在褲袋里，欠着身子走來，他把整个会场扫了一眼，便自言自語的說：“人还欠一半呢！”李竹林馬上站起身說：“社長，要打遍鑼吧？”社長点点头：“成，成！”丙發老漢像發現什么奇迹似的，立刻触了下堂棟的胳膊道：“这不是新聞嗎！題目是‘老單干’積極了，說話呀，你这小子嚟嘴干什么？看人家李竹林，过去固执單干，自私心比‘鉄秤砣’还重，老是打小算盤。現在你看他吧，一心为社，不用人說就爭着去敲鑼。小蘿卜，別說我这对老花眼，看人可沒錯，我为什么推举他当生產隊長呢？人家变好了嘛！”剛打完一副扑克的監察委員王長良走過來插嘴道：“丙發大叔，竹林有進步是事实，可隊員們还有意見呢，說他老是爭工分，喜欢选輕便的、多賺工分的事做。这就証实他还有私心，算不了……”丙發老漢扫兴地白了長良一眼，粗声大气的道：“長良，你老是挑人家毛病干什么？監察委員也不是光挑毛病的呀！我問你，誰不爭工分？这也不能說人家自私呀！現時我們当社干的主要应当看清社員提高覺悟，……”正在这时，社長把長良叫去有事了，李堂棟又因为發覺自己提錯了別人的“火籠”，匆匆忙忙找人調換去了，丙發老漢的“話匣子”才不得不关上，要不，長良也不会讓，說不定又是一場爭執呢！

李竹林敲完鑼回來的时候，已經分隊討論了。竹林本隊的几十个隊員，一見竹林走來就团团圍住，你一言，我一語：

① 用木板子釘起來、看起來像一条圓凳，但里面裝了瓦鉢，烤火用的，人們叫它“高火籠”。

“隊長，这事依我看，討論不討論都成。社長剛才說過，这些日子天气冷，田里有时霜冻，又是悶雨不断，大家打雜工就是了。保养牲口要紧，死一条牛就是几十塊呀！”“就这样，我們全队响应社里号召，这些日子都不去漚田，等天气暖和再同全社男女一塊兒突击！”李堂栋毛毛草草撥了撥火，把火星子撥得彈到丙發老漢大棉鞋上了，叫丙發老漢盯了一眼。李竹林沉思了一下，說：“我們討論一下，这些天打雜工做些什么呢？”隊員們沒等隊長說完就爭着喊起來：“刨牛欄糞吧！”“哪來的那么多牛糞刨呀？”“嗨！你以为老也不会开天嗎？上了春，总該快晴了！”“对，先把我們隊里兩個大牛欄刨一刨，刨完再找事干！”“隊長，你的意見呢？”竹林不响，拔了旱烟杆正想摸出烟盒來，見堂栋也在抽烟，就把手伸了过去說：“堂栋，撮点烟絲給我，我忘記帶烟盒！”堂栋連忙磕掉烟灰，从烟盒里撮烟絲按了一烟鍋，然后連同烟盒、烟杆、火紙一齐送給竹林。竹林接过旱烟抽了几口，才不緊不慢地說：“大家討論吧！我还不知道打雜工怎么計工分呢。”堂栋忙道：“社長說過了，最高賺五分，这很合理嘛，打雜工本來少費勁，少拿点工分是應該的。”竹林磕磕烟灰，又問：“等到漚田时，不是按劳动力分田畝做事，‘烏焦巴弓’男女混在一起突击嗎？”隊員們同时回答道：“当然是不分男女突击嘅！”“漚田嘛，赶时節的活！”竹林沒再开腔，心里的“小算盤”“叭噠”开了：漚田是門最有划算又不算十分吃力的輕便活，搭上一条好牛，一天能賺十五六分。誰都想多漚几畝田，要是“烏焦巴弓”突击，家里劳动力多的不是可以多漚几畝田，多賺許多工分嗎！像我，一个人劳动，老婆帶了小孩不能下田，哪里“搶”得过別人呢？田畝是有

数的呀，人多多漚就給他們多賺工分了，人少漚了几畝不就沒有田漚了！……誰那么蠢，鬼才去打雜工呢，又是一天賺五分！嘿……

二

天剛亮，隊員們三三兩兩走來邀竹林扒牛糞，竹林只淡淡的回答：“你們先走一步吧！”李堂棟因為今天家里來了親戚，飯吃晚了，一腳跨進竹林家大門坎就忙道：“我來晚了！……”竹林沒等他把話說完，忙道：“你先去一步吧！”堂棟好生奇怪：難道隊長不去了！但是竹林坐在灶前編篾筐，以為隊長家事忙着，便開個玩笑就想走：“嗨，隊長還想再參加一次社嗎？哈哈！我們村里不正在組織篾業生產合作社嗎？隊長，你够資格報名呀！”竹林老婆給堂棟這一玩笑說得很不好意思，一連用膝盖觸了几下竹林的腰眼，竹林不响，竹林老婆就為了光光面子說：“堂棟，你大叔編完這個篾筐就來，你先去吧！喲！嘴巴沒脫奶氣，還跟我們‘眉毛拖到地，鬍鬚掃鷄屎’的老頭頭開玩笑咧！”堂棟俏皮地朝竹林老婆扮了個鬼臉，打聲口哨飛出去了。竹林老婆見堂棟走了，就尖着嘴對竹林說：“你怎么啦？隊員全都刨牛欄去了，你為什麼呆在家里編篾筐？”竹林盯了老婆一眼，不緊不慢地說：“編篾筐一天能編得出兩担，賣下七八角錢，比起刨牛欄記個四五分合算得多了。”竹林老婆從孩子嘴里把奶頭拔出來，白了竹林一眼說：“你老是打小算盤，人家都合算，就你一個人不合算！”竹林“理直氣壯”地回答老婆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我要不是看清了社里多打糧，社里活計多，賣賣力氣賺得多，你以為我會入社嗎？……”

竹林老婆生气了：“入社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了大家过好日子，奔社会主义前程呀！这道理宣傳多少遍，难道还不懂嗎？”竹林仰了仰脖子，本來要發毛的，却又沉了一下气，不緊不慢地說：“我怎么不懂，那条道理誰还背不过來？可是，自己总是自己，社总是社。为社办事当然也应该办一点，比如敲鑼开会，帮社里下个通知，隊里有人患病痛，跑跑腿子請个医生。可犯到‘錢’字上面就不能不計較，你不去賺，社里能白白送錢給你用？可你居家过日子，多几个錢手上就寬裕，少兩分錢就買不來一斤鹽，你能說这不是道理？……”竹林老婆說不过竹林，又不服竹林那些是理不是理的話，就走進房去。竹林跺了跺脚，甩掉手里的篋筐就朝外走。還沒跨進房門坎的竹林老婆看見竹林走出大門，又忙追到大門口，一个勁兒喊叫：“門外穿梭一样下雨，你斗笠也不頂一个，生什么窩囊气嘛！”可竹林好像聾耳朵似的，头也沒回的走远了。

李竹林走到村东牛欄边，看見隊員都在忙着刨牛糞，他沒有進去，就順着屋檐朝前走，來到丙發老漢門前，便給正在双手托着壺底喝酒的丙發老漢招喚了進去：“竹林，总算你有口福，嚙嚙，進來喝兩口吧！”竹林站在大門外沒進屋，直望着正在厨房里吃飲料的水牛牯，心想：我要是配上这条大水牛牯，就这时候去漚田，只要干到黄昏，非賺它十四五分不可！……丙發老漢看竹林不進屋，就提着酒壺走出門，把壺嘴塞往竹林嘴里說：“你尝尝，这回的酒口味真不坏，來，喝兩口……”他發覺竹林呆眼看着水牛牯，于是問道：“竹林，想借牛碾米嗎？牽去吧！……”說着，酒壺朝腋下一挾，就走到厨房把水牛牯牽給竹林，嚙嚙笑道：“我放心，牽去吧，我这对老花眼不会把人錯

看的。長良說你還有私心，這我根本不同意。自打入了社，你李竹林早就一心為社了。來來，先喝兩口，要不喝兩口我就不讓你走。”竹林笑了，他覺得水牛牯牽到手了，十五分也等於記在工分簿上了，一元六七角錢拿到手了，手上寬裕了！……他應酬地喝了兩口酒，沒跟丙發老漢多聊天，牽着水牛牯就走。他高興極了，牛毛細雨密密斜斜從天上洒下來，風一陣比一陣刮得猛，但他連個斗笠也不想回家去拿，光着頭在雨里淋，一直抄到田埂上去了。

雨點沙沙地打在牛背上，打在李竹林身上，但竹林只管甩動着牛帶子，“撲嗒”“撲嗒”抽打着牛屁股，巴不得牛牯能飛跑起來。可是，水牛牯在田里越來越笨了，直搖尾巴，肚皮邊的“活肉”別別直跳。竹林還舉起牛帶不住地抽打牛屁股，這時他看到水牛牯吃不住了，但他轉念一想：死一條牛分到我名下也只不过幾根牛毛。漚田不搶先，等到一突击，我們家就該吃虧了。……直到黃昏時候，水牛牯前腿跛了，“卜通”“卜通”走不動了，李竹林才嘆口氣自語道：“走不動了，要不，摸黑再干還能漚上一兩畝！”他不得已地挂上犁，把牛牯趕上田塍。牛牯已經累垮了，連一條很低的田塍也爬不上來，一連在田塍邊跪倒好幾次。竹林大喝幾聲，抽了幾帶子，水牛牯才掙扎着爬上了田塍。竹林望着漚過的一片田土笑了：“嗨，賺了十五分二了，頂上打三個雜工呢！”他的衣裳往下滴水，連頭髮都濕透了，他卻沒有意識到，只顧得意地趕着牛回家。

李竹林把水牛牯先送進牛欄，然後給丙發老漢打聲招呼，丙發老漢正忙着給牛拌料，只顧應“好”，竹林這下子可鬆了口大氣，肚子也開始覺得餓了。

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竹林摸回家里，他老婆早就等急了，忙道：“这一天到哪去了？中飯不來吃，弄好菜飯早就涼了。”竹林笑笑說：“我賺了十五分二呀！”竹林老婆打在悶葫蘆里出不來，忙問：“怎么賺來的呀？”竹林一屁股坐在灶前，一邊抽旱烟，一邊慢吞吞地回答道：“搭上丙發老漢看管的那条水牛牯，漚田去了，賺到十五分二呀，頂上三个雜工咧！”竹林老婆听了，手一抖動，剛剛點亮的菜油燈“拍”的摔在地上，喊了起來：“你，我抱个小孩出不去看你，你沒去刨牛糞呀？你是怎么啦？隊里都去刨牛糞，社里開過會不讓牽牛漚田，保管牛要緊，可你偏偏……你是當隊長的呀，說出去多難為情！……”竹林甩掉烟杆站起來，看架勢要和老婆論理，可是，他並不爭辯該不該去漚田的事，而是對摔破燈盞可惜，火氣直冒地大喊：“你这‘掃帚星’，好好的燈盞打破了，買新的又得花兩分錢，你存心跟我作對嘛！我在砌東牆，你却在那里拆西屋！”隔壁張大嬸插嘴了：“竹林嬸，你兩口子又吵什么鹽米價呀？”竹林老婆又氣又急，白了竹林一眼，把怀里的小孩挾了个緊，向着隔壁回答張大嬸：“沒吵什么，小孩子不听话。”这差不多是她的特性了，她对“家丑”一向是不願外揚的。

第二天，竹林不顧他老婆的阻撓，又去丙發老漢那里牽水牛牯。丙發老漢說：“水牛牯叫堂栋牽走了。是这样，堂栋看見西墩有丘田塌塍了，他牽牛去拉碾子滾实那塊土，怕冲塌了田。竹林，你还要碾米嗎？这样吧，你上西墩看看去，要是堂栋搞完了，你在他手里牽着用就是了。”竹林車轉身就朝西墩走。

李竹林万万沒想到，走來西墩一看，水牛牯四蹄朝天倒在

田里，堂栋兜着水牛牯嗚嗚地哭。他沒敢上前，側了側身子就低着头溜開。他一边走，一邊着急，不是急社里損失一條水牛牯，急的是：會不會追查責任，會不會追來追去追到自己頭上來，會不會要自己賠牛呢？要是賠牛可就倒霉了，就算和堂栋合在一起賠吧，至少也得三四十塊。……轉而一想，不會的，牛死在堂栋手里，自己還隔了一手呢！……他雖然盡量寬慰自己，但心里總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

三

水牛牯的死引起了全社的議論，社員們紛紛要求社委會嚴肅處理。這天，丙發老漢和堂栋被叫到社辦公室來。社長首先責問丙發老漢道：“你是飼養員呀，又是縣劳模，把水牛牯都給養死了，多丟人！”丙發老漢咬咬牙，老臉埋在兩塊巴掌里哭起來了。李堂栋看見丙發老漢這個終日笑呵呵的老爺爺哭了，心里像針扎似的，頭一昂，道：“社長，是我看見西塢有几丘田塌了田塍，我怕山水沖塌田，就在丙發大爺那里牽了牛牯，我才趕着水牛牯拉了几下碾，就四蹄朝天死在田里了。天氣這麼冷，又下雨，我應當自己挑土整實田塍，不該把水牛牯牽出去，事情全怪我。水牛牯是我牽去在雨天里拖死的。社長，你別責難丙發大爺好不好！”年青的監察委員王長良听堂栋這一說，犯疑了，問道：“堂栋，你只拖了几下碾牛就死了嗎？”堂栋“嗯”了聲。長良又轉臉問丙發老漢：“大爺，你別哭，出了事哭有什麼用呢！你這些時工作確實粗了些，你老是認定社員覺悟提高了，沒問題。大爺，我想知道，在這以前，還有誰牽水牛牯用過沒有？”丙發老漢泪水直往羊毛筆似的短鬚

上流，想了想說：“在這以前，……只竹林拉去碾了一天米！”長良懷疑地進一步問：“大爺，竹林是牽牛碾米嗎？昨天幾個碾礮都是糧食倉庫做米呀！”丙發老漢忙道：“不，真是牽去碾米了。竹林不會拖壞牛的，人家這些時候覺悟提高了，決不是他！”長良道：“大爺，我們調查一下吧！現在先別下結論。”社長看着上級發下來的一張指示，順嘴說：“成，成！”……丙發老漢跺了跺腳，車轉身就一直朝竹林家走去。

丙發老漢氣呼呼的走到竹林家門前，只見竹林老婆站在廚房門口，一手抱着小孩，一面喂豬。三只小豬“哼哼”地叫着爬在石礮上搶食。竹林老婆雖然手沒停下，一杓一杓地從吊桶里把豬食打進石礮里，但因全神貫注地細聽距離丈把遠的“旗杆石”邊圍着的七八個老婆娘談論水牛牯事件，就把一杓一杓豬食全都潑在石礮外了。那邊老婆娘在議論着：“說是社里在追查呢！堂棟這小子就是毛手毛腳的，為什麼把牛牯牽去拖碾呢？”一個腦後盤髮髻的老婆婆說：“堂棟小時候‘摸周’^①，說是打破個碗，這個碗上畫着小放牛呢！可不是，就得出條牛在他手里‘破財’嘛！”有兩個姑娘向竹林老婆這邊瞟了一眼，細聲說：“人家堂棟才把牛牽上西塢，還沒拉兩趟碾子就倒了。在牛死的早一天我們看見竹林牽水牛牯漚田哩！”長良突然從她們身後閃了出來，問道：“你們真看見了嗎？”幾個老媽媽向兩個姑娘丟眼色，好像示意叫她們說話留神點，人家是監察委員似的。長良馬上揭開了這個秘密示意，用二拇指

① “摸周”是有些鄉村的風俗。就是小孩滿周歲的時候，在桌上擺了各種東西，比如毛筆、算盤等等，任小孩去摸。說是摸到什麼長大就會幹什麼，比如摸著筆就會寫字，摸著算盤就會做生意等等。

头划了个圓圈說：“我們应当分出清紅皂白來，人家堂棟牽牛上西塅是为了保护社里的田土，要真是他拖死牛倒没什么好說的，要是別人拖坏的牛死在他手里，这不是冤屈好人了嗎？”老婆娘們一个个点点头，两个姑娘扯着長良就走：“你來，我們告訴你。”老婆娘們說：“就在这里說吧！”两个姑娘就把竹林牽牛去漚田的事一五一十說起來，老婆娘們議論道：“李竹林这号人就是心眼子不公正，那个自私自利的勁头，真是狗屎上有錢都会哈腰。”“为自己多賺工分，就不顧集体利益！”“过去他竹林不入社，也就是生怕吃虧嘛！如今入了社，人入心沒入，把社里財產不放在眼里，老自私。”“依我說，开除他出社！”“罰他賠牛是正經的，这号人的思想莫非真是生了锈了！”……年青的監察委員一面听两个姑娘談情况，一面听着婆娘們議論，把一条条意見記在筆記本上，記着記着，也就記不全了。人越圍越多，把“旗杆石”边那塊空地挤得滿滿流流。議論也越來越多，連听也听不过來了。竹林老婆站在自己厨房門口听着听着，不禁渾身發抖，鉄杓从她手里“叮当”落地，三只小猪吓的“吱吱哼哼”乱撞。她心里难过極了：唉！真丟人！我們家剛剛入社，就做出这样見不得人的事來。过去人家叫我們“老單干”，好容易進了社，这回人家又給安个新外号“老自私”。唉！只怪竹林死腦筋，我真跟他活不到一起了。我，我要去見社長！……她一气之下，把小孩用帶子往背上一攬，便沉着头直往前走，根本沒發覺丙發老漢站在門前，丙發老漢也因为听老婆娘們議論听得出神了，剛轉臉想跟竹林老婆打招呼，却被竹林老婆碰着了肩膀。竹林老婆一呆，丙發老漢下巴骨朝她仰了仰，竹林老婆这才会意地說：“他死在床上，病了！”

兩句話沒說清就雙手反在背上，托了下小孩的屁股，头也不回的走了。

丙發老漢走到房里一看，竹林背靠在床靠背上，用拳头拚命捶胸。丙發老漢完全明白了，竹林並沒有病，是吃不住外界議論，是畏罪裝病。顯然，剛才外面的議論他也从窗口听清了，他老婆賭氣去見社長，他也看見了。現在，他氣的双手捶胸，唉聲嘆氣。丙發老漢把老臉一仰，進了房。本想責罵竹林，但是竹林低着頭，連眼也抬不起來，也就沒响，呆呆地站在竹林床前。這時竹林心里一窩麻，他覺得自己太孤独了，大家議論，自己的老婆也去見社長了，丙發老漢過去對自己是多麼信任，推舉自己出來當隊長，放心地把牛讓自己牽走，還拉着喝酒，現在也生氣了。竹林不禁自問起來：我為什麼會到這般地步呢？只因為圖自己多賺工分，把水牛牯拖死了！自私！老自私！……想着想着，禁不住雙手推开窗門，默默自語道：莫不是我自己太蠢了！……

从他的嘆息中，可以意識到他開始否定自己的“人不为己，天誅地滅”的看法了。……

1956年1月初稿于東鄉黎圩

1956年8月第三次修改于南昌

牛 大 伯

禾苗剛剛長了尺把高，粉条雨就落个沒尽头，打初三落起，一个多月沒住点。牛大伯十畝低田这两天叫大水淹了。打水一淹了田，牛大伯就沒了主張，每天往田边走上几十个來回，站这边田头瞧瞧，白花花一大片，連田塍都分不清；赶到那头再看一看，也是白花花一大片，像个湖。他瞅着，眼睛直發黑。他用脚往田里試試深淺，“蹦咚”一声，像掉進了“陷坑”。他又用手往水里撈摸禾苗，禾苗就像被淹的娃們伸出胖嘟嘟的小手，死死拉住不放，求他救命。牛大伯爬上田头，連連跺脚，恨不得把無情的水一口喝光，救救“心肝”禾苗。他昂起头呆呆的瞅着滿布烏云的天，嘆了口大气，泪水便扑簌簌地直往胸前流。五十歲的老人这么一哭，嘴巴扁得活像扁豆壳，花白的山羊鬍子也微微抖動起來，凸起的前額上和瘦削的臉上的皺紋，顯得更粗更深了。他呆站在田塍上，像根被暴風狂吹后的孤竹。他自言自語的埋怨道：“老天爺存心叫我好看，唉！人倒了霉呀，喝凉水都塞牙縫。”

远远的一大片低窪田是農業社的。在那兒，社員們有說有笑，拉長嗓音唱着歌，緊張地在排澇。牛大伯偷偷看了他們一眼，臉就刷地燒紅了，心里說：“完啦，这回我牛大实算是沒臉見人啦！”